

大湖西

(连载)

杨义堂



王文彬的家在村中间，是一所灰砖灰瓦的地主大院。五间堂屋高大明亮，东西配房也收拾得很干净，可惜大门和南墙被炸坏了，还没来得及修复，此刻，正有一些人从南墙的豁口处进进出出。

“豁嘴李”李公俭也在这里，率先看到了郭影秋二人，端详了半天，大声喊道：“王书记，您看谁来了？”

正在堂屋和人说话的王文彬大步走出房间，王文彬个子不高，额头上有些秃顶，戴着一副玳瑁眼镜，显得很沉稳。看到郭影秋二人，高兴地说：“郭影秋同志，是你们啊！我都没认出来！怎么晒得这么黑？这位是谁？”

郭影秋介绍说，这位是萧县党组织的陈怀玉同志，也是1928年入党的老党员，机智勇敢，开展工作时很有办法，一路上都是他照顾自己。脸上的黑并不是晒的，是陈家大娘专门抹的锅灰。

大家看着郭影秋，都哈哈大笑。

旁边一位瘦得像麻杆一样的青年听说是郭影秋，也高兴地说：“我看着像您，没敢认，郭老师，真的是您啊！您怎么来了？”

郭影秋一看，这个人是自己在民众教育馆发展的学生党员陈筹，没想到在这里遇到，心里有一种久别之后意外重逢的感觉。

旁边还有一位中年人，脸色黝黑，低着头，对郭影秋笑笑，没有说话。

“哈哈，来的是郭总干事啊！我们丰县动委会的恩人啊！快请屋里坐啊！”从屋里走出来一个铁塔似的人物，只见他高高的个子，长长的脸颊，咧着大嘴，笑个不停。

郭影秋一看，是原丰县中学校长、丰县动委会的李贞乾。遂想起来几个月前，丰县国民党县党部向徐州总动委会上告王文彬。当时，中共丰县县委书记王文彬牵头组织了丰县动委会，国民党丰县县党部调查到王文彬借助动委会来大力发展中共势力，便向徐州国民党第五战区总动委会告状，请示是否将王文彬等人抓起来，解押到徐州处理。

郭影秋受理此案后，一看案卷上告的是王文彬借助

委会发展中共势力，随即挥笔批上“退回丰县动委会复查”几个字，让丰县动委会自己检查处理，使国民党丰县党部的意图落了空。当时郭影秋就是与这位丰县动委会李贞乾主任联系的，后来，自己从徐州农民生活馆调拨了几十条枪给了丰县动委会，也是李贞乾带人去徐州接收的。想到这里，郭影秋感到自己在第五战区总动委会的工作没有白费，十分欣慰。

郭影秋和陈怀玉在王文彬、李贞乾等人的陪同下来到屋内，李贞乾和陈筹热情地倒水，李贞乾还在不停地感谢郭影秋在总动委会的帮助，让郭影秋感觉到，这是一个为人实在、懂得感恩的人。

郭影秋看到那个黑脸的中年人，问道：“这位同志是谁？我好像没有见过。”

李贞乾笑着说：“哦，我忘了介绍了，他叫察贯一，沛县西部栖山华庄人，离丰县华山尹小楼不远，从小读私塾，算盘打得哗哗响，由尹小楼的赵淘发展入党，他已经有了三个女儿，本来家里负担很重，但是听说我们组织抗战训练班，拉起了游击队，坚决出来抗战，现在是我们的司务长，平常不爱说话，但是心里亮堂着呢！”

察贯一站起来，反复搓着手，咧开嘴笑笑，算是回答。

接着，王文彬向郭影秋介绍了自己来到丰县家乡以后的情况。他和李贞乾一起组织了3期抗战培训班，效果很好，丰县已经拉起了上百人的游击队。他还让李公俭到湖西地区的几个县去联络，发现苏北的丰县、沛县、铜山、萧县、砀山和鲁西南的单县、金乡、鱼台都建立了党组织，拉起了游击队，形势喜人，下一步准备一起举起抗日大旗，把抗日队伍壮大起来！

郭影秋十分钦佩王文彬，丰县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竟然做了这么多的工作，取得了这么好的抗日成绩！

郭影秋环顾四周，看到这个院子很气派，就问：“王书记，这是你的家？”

王文彬说：“是的，是我们家的院子，5月份和日本打仗，院墙被日本人的大炮打坏了，还没有修好，一切刚起步，就先在我家里干起来吧。”接着，王文彬介绍起自己的情况。

(未完待续)

《鹿角角行医记》

科学童话又称知识童话或自然童话，是童话的一个分支。它具备童话的所有特质，并融入了科学知识，不仅能培养孩子们对科学的兴趣，还能启迪他们的智慧。

《鹿角角行医记》是一部带有中医药元素的科学童话，本书将科学与动物元素巧妙地融合在一起，让读者在寓意深刻、曲折感人的故事中，了解动物，提升文学鉴赏和写作能力。

作者孙健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东营市作协副主席，已出版《同学会》《公考》《天债》等五部长篇小说。其他作品散见于《小说月报·原创版》《雨花》《北方文学》《山东文学》等报刊。

(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王艳茹 整理)



曲阜碑刻(五十三)

元赐兖国复圣公新庙碑

张毅毅

元赐兖国复圣公新庙碑，位于颜庙第四进院内东侧，乐亭东南，全名“大元敕赐先师兖国复圣公新庙碑”，高4.5米，雕龙头，龟趺座，立于元至正九年（公元1349年）。碑文由欧阳玄撰，张起岩书，字体为隶书。碑文23行，约900字，叙述了元代重建颜庙的盛况和追封颜子父母的经过，并以诗赞颂颜子。颜子，即颜回，被誉为孔门七十二贤之首，碑名中的“兖国复圣公”是元文宗赐予颜子的封号。

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，元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殊为重要。但无论是和前代之宋朝，还是后来之明朝相比，元代的儒学成就略显不足。不过，元代的尊孔崇儒却盛极一时，使得儒家文化在元代的地位得到极大提高。颜子也因有对孔子之道“学之以复，诸圣传之”之功，获得了崇高的封号。

加封颜子是因为颜子是孔门高徒，那为什么还要加封其父母呢？其实颜子的父亲颜无繇也是孔子的弟子，这在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与《孔子家语·七十二弟子解》中均有记载。不过除以上所记之外，历代文献很少提及颜无繇的言行事迹，可见颜无繇在孔门诸生中并无突出表现。后人对颜无繇的了解与尊崇，主要是因为其子颜子，历史上对颜无繇的尊封频次与颜子受封的步调大致是一致的。由此可见，“母以子贵，父以子荣”，这一传统认识在中国的封赐制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
元代是颜子封号体系发展的重要时期。早在

汉代，颜子就被列为孔门七十二贤之首，汉高祖刘邦首次规定颜子配享孔庙。唐太宗贞观二年，颜子被尊为“先师”，与孔子并称“孔颜”，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追封颜子为“兖公”。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加封颜子为“兖国公”。南宋咸淳三年确立孔庙四配制度，颜子位列四配之首。历代王朝对颜子的追封体现了对颜子“德行冠群贤”的尊崇，这既是文化传承的需要，也是政治统治的策略。元代进一步加封颜子为“兖国复圣公”，颜子“复圣”的尊号由此定型；同时元代又追封其父颜无繇为“杞国公”，母齐姜氏为“杞国夫人”。元代对颜子及其父母的追封，旨在表彰他们对孔子之学的传承之功，体现了元朝执政者对儒学的尊崇。

在颜庙，像“元赐兖国复圣公新庙碑”这样的石

碑并不止一块。在颜庙复圣殿前露台下，有一块“大元加封兖国复圣公制词碑”，高3.5米，碑头雕龙，下有龟趺，立于元文宗至顺二年（公元1331年）。碑文约一百四十字，用蒙、汉两种文字写成。碑的背面为“大元追封颜夫人制词”，内容为追封颜子夫人戴氏为兖国公夫人；颜庙退省堂内，又有“复圣颜子像碑”，上刻颜子坐像，颜子宽衣博带，挺身端坐，两手交叉于袖内，低首闲目，面容和蔼虔敬，其上有明人陈凤梧篆书赞词；而在颜庙西路杞国公殿院内东南角，还有一“大元加封颜子父母制碑”，高3.5米，碑头雕龙，下为龟趺，立于元至顺二年，碑文约一百四十字，用蒙、汉两种文字写成，叙述了追封原因，又记追封颜子父亲颜无繇为杞国公，谥文裕，追封颜子母亲为杞国公夫人，谥端献。

大元敕赐先师兖国复圣公新庙碑不仅是一方凝固历史的碑刻，更是中华文明赓续千年的精神图腾。它见证着儒家文化在民族融合中的独特韧性，以文字铭刻着中华文明“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”的永恒智慧。碑文以汉、蒙双文合璧的形态，实现了蒙元王朝与华夏文明的深度对话。蒙古文与汉文的对照书写，既展现了元廷对儒家思想的制度化接纳，也暗含着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融密码。如今，这座矗立在曲阜陋巷的碑刻，依然默默诉说着颜子“陋巷不改其乐”的千年智慧。这些镌刻在石头上的文字，早已突破了时空限制，成为照耀中华文明长河的不灭星辰。